

第一章 朝 圣

圣诞节即将来临，马奇家的四姐妹相聚在一起。

二姐叫乔，此刻她平躺在有些破旧的地毯上，小声地抱怨着：“唉，圣诞节没有礼物还能称作圣诞节吗？”

“贫困实在是可怕。”大姐梅格小声回答，她低头瞧了瞧自己简朴的装束，无奈地叹了口气。“富贵人家的孩子拥有一切，贫困人家的孩子却一无所有，这个世界多么不公平。”马奇家的四女儿艾美说道，她用鼻孔深吸一口凉气，话语中满含着嫉妒的意味。

此刻，一直坐在角落里一语不发的三姑娘说话了，显然她反对艾美的话，她说：“不过不管怎样，我们有爱我们的父母与姐妹呀！”

贝思那洋溢着暖意的话语使大家内心的郁闷一扫而空，全都变得高兴起来，在壁炉温暖火光的映衬下，四姐妹红润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遗憾的是，爸爸不能陪伴我们，也不知道再等多长时间我们才能看到他。”说到这儿，乔感到有些难过。姐妹们的心情也被她感染，突然变得沮丧。她们心想，没准爸爸永远也回不来了。尽管没人这么说，但是很明显，谁都在心里念着这句话。她们的父亲在战场上，她们很想他。

一时间，大家都默默无语，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片刻后，大姐梅格率先说话，打破了这惹人伤心的气氛。她想换一个轻松的话题，就说道：“你们知道妈妈为何取消我们今年的圣诞礼物吗？因为，冬天即将到来，家里的男人们都顶着寒气，艰苦地在前线奋战，我们能够生活在安定的环境里已经够享福了，就不该再浪费金钱买礼物了。我们不能在别的地方帮助他们，在这些小事上做点贡献还是可以的吧。因此，我们要开开心心的。不过，我仍然开心不起来。”梅格不由地叹了口气，只要想到自己一心想着的圣诞节礼物就这样没有了，她就觉得无比难过。

“照我说，我们买圣诞礼物压根儿花不了几个钱，能做什么贡献？我们每人仅有一块钱，即使节省下来对军队而言也是杯水车薪。我并不指望会收到妈妈送的礼物，不过我确实很想买一本《水仙女》，那本书我期待很长时间了。”二姑娘乔说，她一向爱书如命。

贝思也深感遗憾，叹息说：“我原本也想给自己买本乐谱的。”她的嗓音极轻，就像游丝一样。“我最渴望得到一盒高级画笔。”艾美说，她说话向来直接。

“妈妈并未说我们应该怎样花这点钱，依我看，她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在圣诞节什么都得不到。要不我们自己看着办，喜欢什么就把它买下来，图个开心嘛！毕竟为了挣这些钱，我们受了很多苦！”乔叫嚷着，同时神态安然地欣赏着自己的鞋。

“没错！我们成天都和那些既讨厌又难缠的孩子打交道，都要累死了。终于等到了圣诞节，我们就应当好好休息，放松放松！”梅格跟着应道，她也是满腔的郁闷。

“你可不如我辛苦。”听到这话，乔说道：“我成天都跟一个神经质的老太太关在一块儿，大半天都走不开，忙得要死，并且那个老太太从没有高兴过。有时，我多么想放声痛哭，然后离开这个烦恼的世界。所以，请你们站在我的立场想想我的辛苦吧。”

“尽管我们不该抱怨，但是我仍然要说：世间我最无法忍受的事情就是做家务。我真不想做了，它不仅使我心情暴躁，还使我的手变得粗糙、僵硬，如今我都无法灵活地弹琴了。”贝思瞧了瞧自己的手，长叹



一口气，使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事实上，最难熬的是我，”艾美不服气地叫道，“你们都用不着去学校，无法想象那些女同学有多庸俗。她们会由于你学习差而讥笑你，也会由于你衣着简朴而对你评头论足。唉，因为爸爸贫穷，我常常受到他们的讥笑和羞辱，甚至因为鼻子长得不好看就被她们欺负。”

“你的发音太差劲了，听你这么说话，别人会把爸爸理解为一个坛子的。”听到艾美模模糊糊、含混不清的声音，乔笑着打趣道。

“得了，我知道应该怎样说话，不用你来打趣我。之所以使用这种冷僻的读法，我还不是为了增强词汇的表现力嘛！”艾美马上针锋相对地把乔噎了回去。

梅格赶紧站出来打圆场，说：“好了，姐妹们，你们别再吵了。难道你们就不怀念小时候的快乐时光吗？那时候爸爸还没有去前线，我们经常能得到零用钱呢！”

贝思反问道：“但是前几天你不是说和那些有钱人的孩子相比，我们更加幸福快乐吗？你说他们虽然不用为吃穿发愁，但人与人之间却缺少信任，整天钩心斗角、提心吊胆，一点都不开心。”

“是的，贝思。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虽然生活得辛苦了一点，每天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忙碌，但我们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正如乔所说的那样，我们四姐妹是一个快乐的团队。”

“乔就是喜欢说这些庸俗的话！”艾美刻薄地指责着，然后不满地瞥了一眼仍然躺在地毯上的乔。听到艾美的话，身材修长的乔坐了起来，将手插在衣袋里，满不在乎地吹起了口哨。“住嘴，乔！你这样太粗鲁了，像个男孩子一样。”

“那正是我所期望的！”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一点都不淑女的假小子了！”

“相反，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矫揉造作的大小姐！”

这时，像天使一样热爱和平的贝思开始唱休战的圣歌了：“巢穴里的鸟儿一起唱。”她的脸上充满了欢快的表情，让人想跟着一起欢笑。这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论战就这样结束了，两姐妹相视一笑，握手言和。

这时，大姐梅格站了出来，说道：“姑娘们，你们都有错。约瑟芬，你已经长大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瞎闹，你应该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你还是以前的那个小丫头，我肯定不会这么说你，但你看，你已经是姑娘了，个子高高的，头发也盘了起来，你要时刻记得做一个淑女。”

“我才不要做什么淑女！如果只是因为我把头发盘了起来就要被误以为淑女的话，我宁愿一直梳两条长辫子，直到20岁。”说着，乔气愤地扯掉罩在头上的发网，一头美丽的褐色长发立马垂落了下来。

“我真的不想长大，因为长大了就必须做马奇小姐。我不喜欢穿正统的长礼服，也不喜欢做柔柔弱弱的淑女。我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瞎闹，我欣赏男子汉的风度。但我却是一个女孩子，这太让我失望了。没有生成男孩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更让我难过的是我不能上战场，不能和爸爸一起并肩作战。现在我只能在家里做那些烦人的家务活，像个没有生机的老太婆一样！”乔激动地挥舞着手里的袜子，使得里面的铁针哗哗作响，线团也骨碌碌地滚到了一边的角落里。

“唉！乔，你真让我同情。只是我实在爱莫能助。你的名字倒是男孩气十足，我们可以把你当哥哥看待，对你也算是个安慰吧。”贝思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倚在她膝上的头发乱蓬蓬的脑袋，温柔如水。

“还有你，”梅格批评的矛头又指向了艾美，说，“你讲究得有些太过分了，简直到了呆板的地步。你的神情看上去滑稽可笑，这样下去，你会变成一只矫揉造作的小呆鹅的。假如抛弃了做作的成分，你的谈吐和举止还是蛮高雅的。不过，你说的那些蠢话和乔没有什么两样。”“乔是个疯丫头，艾美是个小傻瓜，那我呢？”这时贝思忍不住插话了，她也想听听大姐是怎么看她的。

“你是个乖女孩。”梅格亲切地回答道。对此，大家都表示赞同。不错，贝思在家一向受宠。写到这里，性急的年轻读者一定想了解马奇家的四姐妹的容颜相貌，那我们就忙中抽闲描述一下吧。

此刻正是黄昏时分，屋外雪花无声地飘落，而室内的炉火却欢快地跳跃着。这是一座老房子，屋内的地毯都有些陈旧得褪色了，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但却使人感到格外舒适温馨。屋内的墙上挂着几幅精



致典雅的图画，书柜里摆满了各种书籍，窗台上盛开着美丽的菊花和圣诞玫瑰，房间里洋溢着一种欢乐祥和的家庭生活气氛。

梅格是大姐，年方 16，花一样美丽的容貌，风姿绰约。她有一头黄褐色的秀发，明眸皓齿，双手白皙柔软，这些都足以使她傲视群芳。

15 岁的乔是家中的老二，她身材瘦高，有些黑瘦，使人联想起一匹健康的小黑马。修长的双腿使她有些无所适从。她的嘴有一种刚毅果敢的味道，鼻子则长得脱俗不凡，灰色的明眸锐利敏感，似乎能洞察一切，她的目光变幻不定，有时热烈，有时幽默，有时又仿佛陷入沉思。在浓密的长发的映衬下，她显得格外美丽，为了省事，她常常把秀发用发网扎起来。丰满的胸脯，粗大的四肢，宽松肥大的衣服套在身上，所有这些都显示着乔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大姑娘了，但这些她都不想要。

13 岁的贝思有着一双明眸，她皮肤红润，秀发润泽。因为神情腼腆，总是一副羞怯的模样，所以爸爸总是以“小宁静”称呼她。把这个词用在她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她总是将自己封闭在她的那个小天地里，只有与几个感情最好的人来往的勇气。

艾美最小，却是家里最重要的人物——至少在她看来是这样。她仪态优雅，身材纤柔，白嫩的皮肤，碧蓝的眼睛，一头黄褐色的秀发披在肩上。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显得成熟稳重，让人感到是一位淑女。

四姐妹的容貌暂且介绍到这儿，至于她们每个人的脾性，随着故事的发展，您将逐渐了解到。

时钟敲打六下，贝思将一双便鞋放在壁炉上烘干。姐妹们见此知道妈妈就要回来了。大家的心情不禁转好，准备迎接妈妈。梅格停止对妹妹们的责备，她点亮了灯；艾美不用别人支使，就把躺椅搬了出来；乔将便鞋向火边靠近一点，使它干得更快些，忙碌令她不再感到疲倦。

“这双鞋太旧了，该给妈妈换双新的了。”

“我用我的那份钱给妈妈买。”贝思说。

“不，我买！”艾美抢着说。

“我是大姐……”梅格话还没说完，就被乔急急忙忙地打断了，她



用一种不用商量的口气说：“爸爸不在家，我就算是家中的男子汉了，所以，鞋就应该由我来买。爸爸临走时跟我交代过，要我照顾好妈妈。”

“我有个提议，”贝思提了个建议，“我们每人送给妈妈一件圣诞礼物，我们自己就别要什么礼物了。”

“这主意不错！那我们送什么好呢？”乔大声地表示赞同。

一时，大家都沉思起来。梅格先有了主意，说：“我要送给妈妈一副漂亮的手套！”大概她是从自己的一双巧手上受到了启发。

“送双军鞋怎么样？”乔大声嚷着。

“我要送些精致的镶边手帕。”贝思接着说。

“我想送给妈妈一瓶物美价廉的科隆香水，妈妈最喜欢了，剩下的钱我还可以给自己买画笔。”艾美也想好了。

“那怎么送给妈妈呢？”梅格问道。

“这好办，先把礼物在桌子上摆好，然后把妈妈领进屋里，让她挨个把礼物拆开。就像我们平时过生日时那样嘛！”乔回答说。

“我每次过生日时，坐在椅子上，头戴花冠，看着你们送上礼物，亲吻我，表示祝福，我总是紧张得很。我喜欢你们的礼物和祝福，但看你们都盯着我，这时我一个个体地拆开礼物的包装，心里别提多紧张了。”贝思动情地说着，手里一边忙着烘烤茶点。

“谁也不许告诉妈妈。让她以为我们是在为自己准备，给她个惊喜。”乔建议道。

“梅格，明天下午之前我们必须去一趟商店，圣诞之夜的演出还有许多准备工作没完成呢。”乔一边说，一边在屋里来回踱着步，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

“演完这次，我再也不演了。像我这个年纪，也应该退出舞台了。”梅格嘴里虽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非常留恋那种孩子们的“小把戏”。

“你不会的。只要你的头戴金铂做的珠宝饰物，秀发披肩，白色的长裙曳地，我敢说，谁也没你漂亮。你是我们的最佳演员，你要退出，我们的演出还有什么戏？”快人快语的乔连珠炮似的说着。

“今天晚上我们得排练一下。艾美，你把晕倒那段戏再走一遍，你演得太假了，简直就像根烧火棍。”



“我也没办法。我从没见过人晕倒是什么表情。如果像你那样笔直地摔倒，是要弄伤自己的。倘若我不能慢慢倒地，我宁愿体面地躺倒在椅子上，倒也不至于太丢脸。不然，哪怕雨果持枪对着我，我也不会改变主意。”艾美不服气地驳斥说。她不具备表演的才能，被安排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年龄小，在戏中碰到坏人时发出的惊叫声更加真实。

“跟我学，两手握在一块儿，全身颤抖地跑出房间，然后大声呼救：‘洛德利戈，快来救我！’”乔热心地做着示范，她放声尖叫，那声音使人毛骨悚然。

艾美用心学习着，然而她伸出的两只手是那么僵硬，尖叫声与表情比起乔的示范差得太远了。她表现出来的完全不像是害怕与绝望，反而像是挨了针扎的感觉。

乔无可奈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梅格在一边捧腹大笑，贝思也觉得很好笑，一不注意烤焦了面包。

“简直没办法！等正式表演时，你竭尽所能吧。要是观众笑你，千万不要怪我。梅格，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下面的排练就比较顺利了。唐佩德罗一口气做完了长达两页的演讲，一气呵成；黑格女巫煮着满满的一锅蛤蟆，并对它们念着可怕的咒语；力大无比的洛德利戈威猛地挣脱了枷锁；雨果则怀着深深的悔恨服下了砒霜，痛苦地死去。

“这次我找到感觉了。”梅格满意地说。她在剧中扮演死去的反派角色雨果，这时刚从地上爬起来，揉着磕疼了的肘部。

“乔，真不敢相信你竟能写出这么出色的剧本！你简直就是莎士比亚转世！”贝思情不自禁地赞叹着，她毫不怀疑乔在各方面都才华横溢。

“不敢当，”乔谦虚地说，“《女巫的诅咒》是一出好戏。不过我最想演的还是《麦克白》，我渴望扮演谋杀一幕的刺客角色。”

接着，乔念着剧中的台词：“我眼前是一把刀吗？”她模仿着一位见过的著名演员，转动着眼珠，双手伸向天空。

“糟了，你烤的不是面包，是妈妈的鞋，贝思！”梅格叫着看出神了的贝思。大家都欢笑起来。于是，排练就在笑声中结束了。

“亲爱的女儿们，看见你们这么快乐我真高兴。”一阵愉快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原来是妈妈回来了。于是大家都起身去迎接。马奇太太个子高高的，面目慈祥，神情充满了母爱，令人感到和蔼可亲。她虽然衣着朴素，但遮不住高贵的气质。在孩子们的眼里，身穿浅色外套，头戴早已过时的无边女帽的妈妈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母亲。

“亲爱的，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我手头的事情太多了，明天就要发出的礼包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也没顾上回家吃饭。贝思，家里有人来吗？梅格，你的感冒好些没有？还有乔，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亲爱的，来吻吻我。”

马奇太太关怀备至地逐一问候了自己的孩子们。她脱去潮湿的外套，换上了暖和的便鞋，舒舒服服地安坐在躺椅上，把艾美揽在膝前。辛苦忙碌了一整天，这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时，姐妹们纷纷忙碌起来，大家各显神通，尽力把事情安排得妥帖周到。梅格摆好了茶几。乔又搬柴火又放椅子，结果柴火丢了一地，椅子也撞倒了，弄得一阵乱响。贝思则从厨房到客厅走来走去，默默地忙碌着。只有艾美没有起来，坐在那里指手画脚地发号施令。

大家围坐在餐桌前。这时，马奇太太充满快乐地说：“咱们先吃，一会儿我有一件好东西给你们看。”

犹如一缕绚丽的阳光照射而来，姐妹们的脸上顿时现出欢快的笑容。贝思忘记手里的茶点，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乔高兴地把餐巾扔到一边，惊喜地叫道：“信！是爸爸来信了！”

“不错，是一封让人高兴的长信。它告诉我们他很好，我们不必为他担忧。在寒冷的冬季里，他不会受很多苦。他祝福我们圣诞节快乐，一切如意。信里还特意嘱咐了他的女儿们。”说着，马奇太太用手拍了拍衣袋，仿佛那里面装着珍宝。

“艾美，快吃！别弯起你的小指头边吃边玩，快别傻笑了行不行？”乔性急地催促着。她急于知道信里写了什么，以至于喝茶时呛了一下，茶点上的奶油也不慎滴到了地毯上。

贝思先吃完了，她默默地走到属于自己的房间一角坐下，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幸福和快乐，耐心地等待着姐妹们。

“爸爸早就超过征兵的年龄，身体也不太适合前线，可他还是以随

军牧师的身份入伍了，真是令人钦佩。”梅格热情地说。

“我真想当个军鼓手，或者，哪怕是做一名护士，这样我就可以留在爸爸身边帮忙了。”乔大声说着。

“睡在冰冷的帐篷里，吃着难以下咽的食物，用军用水壶饮水，爸爸肯定遭了不少罪。”艾美叹了口气说道。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贝思带着颤音问道，她在为父亲担忧。

“过几个月吧。亲爱的，除非他病倒了，否则他不会擅离职守的。我们不会要求他提前回家，还是听从军队的安排吧。好了，现在还是让我们来读信吧。”

大家都围坐在温暖的炉火边。妈妈坐在躺椅上，贝思坐在妈妈的脚旁，椅子两边的扶手分别靠着梅格和艾美，乔有意躲在椅子背后，她想，当读到信中感人的地方时，没人会留意到她的表情。

那时候通信很困难，因此每一封家书都是极其感人的，特别是家庭中父亲们的来信。但是，爸爸的这封信却没怎么提到军旅中的艰苦以及思乡的苦闷，信中描写的都是部队的生活和行军情景，还有些军营的趣事，读后令人情绪乐观，精神振奋。只是在信的结尾，马奇先生才流露出思念亲人、渴望早日回家团聚的愿望。

马奇先生在信中写道：

把我所有的爱和亲吻都献给她们。请告诉她们：我日日夜夜都在想着她们，为她们祝福。她们的爱时刻安慰着我，给我勇气和力量。还要过上一年才能见到她们，多么漫长啊！但请告诉她们我绝不会荒废时光的，我会在等待中努力地工作。我相信她们会听您的话的，因为她们都是乖孩子。她们应该恪尽职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坚强地去生活，学会控制自己，努力改掉自己的缺点。等我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她们一定会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信念到这里时，大家都鼻子酸溜溜的，情绪有些激动。乔的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也顾不上擦。艾美则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以至于一头漂亮

的卷发都弄乱了，她边哭边说：“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孩！不过我会改正的，绝不会让爸爸失望。”

“我们都会争气的，”梅格也忍不住哭了，“我平时太讲究打扮了，而且不愿干活。今后我一定改掉这些坏毛病。”

乔也表了态，说：“我会努力变得成熟些，像个大姑娘的模样，改掉粗野的毛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再胡思乱想，我行我素。”说这话时，乔却在想，要在家改掉坏脾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贝思没有说话，她一边用手里的蓝袜子擦眼泪，一边不停地做着手工活。她一直有不浪费时间的习惯，而且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此时，她已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不让爸爸回家时失望。

继而是一阵沉默。最后马奇太太用欢快的声音说：“你们还记得小时候演出《天路历程》^①的情景吗？背上我给你们的布袋，戴上帽子，用棍子做拐杖，扮成朝圣者，从屋子里一直走到地下室，那里算是地狱；然后再返回到楼顶，你们把沿途收集到的好东西凑在一起，搭成一座天国。你们当时多喜欢玩这个游戏啊！还记得吗？”

“太好玩了！最有意思的是穿越狮群，在恶魔谷与魔王决斗！”乔说。

“我喜欢包袱从楼梯上滚下来的那一段。”梅格说。

“我最喜欢的是我们走出房间，登上房顶的阳台。我爱阳台上的鲜花和乔木，我们可以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大声歌唱。”贝思微笑着说，她仿佛陶醉在美好往事的回忆中。

“我记不太清了。我好像只记得地下室的入口黑洞洞的，特别吓人。要不是岁数大了，我还想再玩一次。”艾美说。

虽然艾美不过才12岁，可她却认为自己早已是个大人了。

“亲爱的孩子们，演这出戏并不受年龄的限制。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扮演，只是形式上有区别罢了。我们肩负着重任，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是我们克服艰难险阻的动力和向导。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吧，我的姑娘们，我们不仅仅是在做游戏，我们更是在认真地反省自己，等你们的爸

^① 英国作家约翰·班扬所著一部寓言体作品。



爸回来时，看你们能有多少进步。”

“妈妈，真是这样吗？那我们的担子在哪里？”艾美好奇地问道。想象力平平的她总是从字面上理解话的含义。

“刚才除了贝思，每个人不都提出来了吗？贝思怕是还没有吧？”妈妈回答道。

“我也有。我的担子是厨房里的厨具和扫帚抹布，还有我嫉妒人家的钢琴，害怕见生人。”贝思一口气说了许多话，惹得大家都想笑，可又怕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便忍住了。

“做这些又有什么不好呢？”梅格思索着说，“这其实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尽管我们的本意是追求完美，但要做到就不容易了。就是说，说和做是两回事。”

“今晚当我们正处在迷惘绝望的深渊时，是妈妈如同救世主一样给我们指点迷津。我们应该像基督教徒那样，迷途知返。最好能有几本《指南手册》，这事怎么解决呢？”乔问道。她为自己给单调乏味的任务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而感到自豪。

“你们会在圣诞节的早晨从枕头下发现《指南手册》的。”马奇太太承诺道。

汉娜婆婆来收拾桌子，大家就在一旁商量着新计划。后来，她们拿出了四个小篮子，取出针线，为马奇婶婆缝制被单。

做针线是件枯燥无趣的活儿，不过今夜没有一个人抱怨。

她们听取了乔的意见，将床单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命名为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议论针线穿过的国家，如此一来，真的提高了干活的速度。

9点钟，大家总算停了下来。像平时一样，她们在入睡前唱了一会儿歌。

家里有架古老的钢琴，除了贝思没人会弹。她用手指轻轻拨动浅黄色的琴键，在优美的琴声伴奏下，大家一起唱起歌来。梅格的嗓音优美，宛若芦笛般婉转动听。她跟妈妈一块儿做领唱。艾美的嗓音洪亮清脆，略似蟋蟀的鸣叫。乔歌唱时随心所欲，尽管下了很大工夫，但仍不由自主地走调，偶尔用颤音，偶尔又冒出一些奇怪的声音，令原本深情



庄严的气氛消失殆尽。

从她们牙牙学语时，这歌声就从未间断。她们唱道：

小星星，在闪烁……

这样的小合唱在马奇家已然成为一种惯例。因为孩子们的妈妈很有音乐才能，每天清晨，房间里都会传出她那宛如云雀一样优美动听的歌声；到了夜晚，她会温柔地哼着催眠曲，哄孩子们睡觉。从小到大，孩子们一直生活在妈妈轻快愉悦的歌声中，听不够，也忘不了。

第二章 愉快的圣诞节

在圣诞节阴暗的清晨，乔最早醒来。她颇觉失望，因为在壁炉上看不到袜子，这种失望的情绪使她回忆起多年前她那装满了许多美食的小袜子掉到地上的场景。之后，她记起妈妈的承诺，就轻轻地往枕头下摸去，果然摸到了一本绯红色封皮的小书。她对这本书毫不陌生，里面讲述的全是一些古老的、经典的故事。乔觉得，若是把这本书作为一个马上就要动身的朝圣者的指南的话，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她向梅格说了声“圣诞好”，使得梅格从睡梦中醒来，然后她焦急地叫梅格瞧瞧枕头下有什么。那是本绿色封皮的书，里面有幅相同的画，旁边是妈妈写的几个字，如此一来就使这份简单的礼物变得珍贵了。贝思与艾美也醒来了，急切地去摸枕头下面属于她们的小书——一本是白色封皮，另一本是蓝色封皮。姐妹几个坐到床上，注视着这几本书，不时讨论几句。这会儿，东方泛起了鱼肚白，新的一天到来了。

玛格丽特虽说有些虚荣，脾性却温和善良，潜移默化中也对姐妹们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乔。乔不仅温柔地爱着她，还听取她的建议，因为她给出的忠言总是很真诚。

“姑娘们，”梅格看看她身旁头发凌乱的乔，又看看房间那边两个戴着睡帽的小妹妹，一本正经地说，“妈妈要我们念这几本书，爱它们，珍惜它们，我们应该立刻就开始。我们以前对此总是切实执行的，但是

自从父亲离开我们，这场战争又使我们不能安定下来，我们忽略了许多事。你们怎样我不管，可我要把我的书放在这儿的桌子上，每天早晨醒来读一点，因为我知道它会对我有益，并且使我一整天都得到帮助。”

于是她打开新书，开始阅读起来。乔搂着她，脸贴着脸地靠着她，也读了起来，能看到她心平气和的样子实在难得。

“梅格是多么好啊！来吧，艾美，我们也这样吧。遇到难的词，我会帮助你的；假如我们不懂，她们会讲给我们听。”贝思悄悄地说，她被这些好看的书和她姐姐们的榜样深深感动了。“我很高兴我的那本是蓝色的。”艾美说完后，房间里就变得静悄悄的，只听到沙沙翻书页的声音。冬天的阳光带着圣诞节的祝贺，偷偷进入了房间，轻柔地照到这些闪闪发光的头上和认真的脸上。

“妈妈在哪儿？”半小时后，梅格和乔跑下楼向妈妈表示谢意时，梅格问道。

“谁知道。有个可怜的人来求乞，你们妈妈马上出去问他要些什么。哪儿有像她这样的，去施舍吃的、喝的、衣服和柴火。”汉娜回答说。

“我想她一会儿就回来，所以你去把饼炸好，准备好一切。”梅格说，一面检查收在一只篮子里并藏在大沙发下的礼物，准备在恰当的时候拿出来。“啊，艾美的一瓶香水哪里去了？”她又说了一句，因为找不到那个小瓶。

“她刚才拿了出来，去给它系上一条红缎带什么的。”乔回答时，在房间里蹦来蹦去，想使那双新的军用鞋变得软一些。

“我的新手帕多漂亮呀，可不是吗！汉娜给我洗了又熨平的，上面的标记完全是我自己做的。”贝思说着，自豪地看着那些她费了很多工夫绣成的但又不整齐的字。

“为这个小孩子祝福吧！她在上面写‘母亲’而不写‘马奇太太’，多滑稽呀！”乔叫道，拿起一条手帕来。

“这怎么了？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好，因为梅格的姓名缩写是‘M. M.’，而我除了妈妈外谁也不给用。”贝思说时露出不安的神情。

“这没错，宝贝，是个很好的主意，也很聪明，因为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搞错了。我猜妈妈会高兴的。”梅格说着，给了乔一个白眼，又



给贝思一个微笑。

“妈妈回来了，把篮子藏起来，快！”听到大门砰地关上，再听到门廊里的脚步声，乔喊道。

艾美急忙进来，看见姐姐们都在等她，有点不好意思。

“你跑哪儿去了，背后藏的是什么？”梅格看到艾美戴了头巾，披着斗篷，为这个懒惰丫头出去得这么早而感到惊奇。

“别取笑我，乔！我是想要大家到了时候才知道。我不过想把小瓶换成大瓶罢了，我花光了我所有的钱才得到它，我是在努力使自己不再自私自利。”

艾美一面讲，一面给大家看那用来替代便宜货的漂亮瓶子，并且在她忘我的小小努力中，看来这么诚恳和谦逊。梅格听后把她搂在怀里，乔夸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贝思跑到窗口，去采了一朵最漂亮的玫瑰花来装点这只很漂亮的瓶子。

“你们知道，我今天早上读了书和谈论了高尚的品德之后，觉得自己的礼物太寒碜了，于是我们一起床就跑出去，转过拐角，把它换了。我真高兴，因为现在数我的礼物最好了。”

临街的大门又是一声响，于是篮子被送进了沙发底下，急于吃早饭的女孩子们来到了桌子旁。“圣诞快乐，妈妈！非常快乐！谢谢你送给我们的书，我们已经读了几页，以后还要每天坚持读。”她们齐声叫唤着。

“圣诞快乐，孩子们！你们能马上就读，我很高兴，希望你们坚持。但是在我们坐下之前，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个穷苦的女人带着她的新生婴儿躺在床上。因为没钱生火，屋里非常冷，六个孩子为了不致冻死挤在了一张床上。那里没有吃的，最大的男孩子来告诉我，他们挨饿受冻。我的孩子们，你们愿意把你们的早饭送给他们作为圣诞礼物吗？”

她们已经等了将近一小时，现在都非常饿了，大家沉默了片刻，也只有片刻，因为乔急躁地叫了起来：

“我们在开始吃早饭之前回来，我很高兴！”

“我可以帮你把东西带给那些可怜的小孩子吗？”贝思急切地问。



“我来把奶油和小松饼带去。”艾美加了一句，大大方方的让出了她最喜欢吃的东西。

梅格把荞麦糊盖好，把面包堆放在一只大盘子上。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做的，”马奇太太笑着说，似乎很满意，“你们都去帮我的忙，当我们回来时我们早饭就吃面包和牛奶，午餐时再补回来。”

这是个家徒四壁、景象悲惨的房间，窗上的玻璃碎了，没有炉火，破破烂烂的被头，母亲病倒了，婴儿啼哭不止。面色发黄、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蜷缩在一条旧被下，以便得到一点温暖。

当女孩子们进去时，那些眼睛是怎样地张大了望着她们，那些没有血色的嘴又是怎样地发出了微笑！

“啊呀，我的上帝呀！是慈悲的天使们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个可怜女人说，一面因感动而哭了起来。

“天使还戴着头巾和手套可就滑稽了。”乔的话使他们都笑起来了。

几分钟后，真像有善良的神灵们在那里活动似的。带着木柴来的汉娜生起火来，把破的玻璃窗用旧帽子和她自己的斗篷堵住。马奇太太把茶和麦糊给那个可怜的妇人，并且安慰她，说今后还会来的。之后她给那婴儿小心翼翼地穿衣服，好像是她亲生的一样。与此同时，女孩子们摆好餐桌，让孩子们围着火，像喂许多饥饿的小鸟那样喂他们吃。笑啊，谈啊，并且尽力想听懂他们磕磕巴巴的英语。

“这很好！”“这些天使儿童们！”那些可怜的孩子一边吃，一边嚷，并把他们冻得发紫的手放在令人惬意的火上烤着。

四个姑娘从来没被人家称作天使儿童，这回听了很是满意，特别是乔，她生下来后就被认为是个桑丘。那是一顿非常快乐的早饭，尽管吃的都给了别人，而她们自己却饿着肚子。当她们做完了好事离开时，我认为整个城里没有比这四个女孩子再快活的人了，她们贡献了自己的早饭，在圣诞节的早晨只吃些牛奶和面包。

“那就是爱他人胜于爱自己，而我喜欢这样。”梅格说。这时她们趁母亲在楼上为可怜的赫梅尔一家找衣服，就把礼物摆了出来。

虽然装饰很简朴，但一个个小包中都蕴含着无限的爱。那个放在中

央，插了红玫瑰、白菊花和一串藤蔓的高花瓶，给桌子平添了雅致的气氛。

“她来了！钢琴，贝思！开门，艾美！为妈妈欢呼三声！”乔跳起来喊着，梅格则过去把母亲扶到贵宾席上。

贝思弹起她的最欢乐的进行曲，艾美拉开房门，梅格十分庄严地执行她的护送任务。马奇太太又惊奇又感动，她眼含泪水地微笑着看给她的礼物，读着礼物上的附条。拖鞋马上送了过去，一块浸满了艾美的香水的新手帕塞进她口袋里，玫瑰花别在她胸前，而那副漂亮的手套被称为“合适得仿佛量身定做”。

早晨的施舍和仪式费了很大工夫，白天里剩下的时间就专门用来筹备晚上的庆祝了。由于年纪还小，不能常去看戏，又由于不很充裕，不能为家庭演出花费很多的钱，几个姑娘就自己动脑筋，制造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需要是发明之母嘛。她们有些成品做得非常灵巧——纸板做的吉他，在老式的船形黄油碟上盖一张锡纸做成的古式灯，用腌制品作坊丢弃的闪闪发光的马口铁碎片和旧布做成的华丽长袍，开过的食品罐头也同样有用，可剪成菱形薄片点缀甲冑。家具老是被颠倒过来，大房间就是洋溢着天真的狂欢的舞台。

男人是不准参加的，这也正中了下怀，她如愿扮演了男角的戏，并十分满意地穿着朋友送给她的一双黄褐色皮靴，这是那朋友从认识的一位演员的太太那儿弄来的。这双皮靴、一把旧的钝头剑和一件画家曾用于绘画的古代男式紧身上衣，这些就是乔的重要宝贝，并且在一切场合中都会出现。由于这个剧团小，两名主要演员不得不在每出戏中扮演几个角色。她们学习演三种或四种角色，急匆匆地更换各式戏装，还得管理舞台，那份艰苦的工作，着实值得称赞。这对于她们的记忆力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一种没有害处的娱乐，而且消磨了好多时间，否则她们会感到无聊和寂寞，或者把时间浪费在益处较少的社交上。

在圣诞节夜里，十来个姑娘聚在一张算是戏楼厅的帆布床边，坐在蓝色和黄色的印花布幕前，怀着十分愉悦的期待心情。幕后响着衣服的窸窣声和低语声，还有油灯冒出来的一缕烟和艾美有时发出的咯咯笑声，因为她在兴奋的時刻往往会变得像个疯丫头。不久，一声铃响，帷